



宗密之禪宗史觀

幻生

論「禪門師資承襲圖」

(續上期)

其次，第五祖弘忍。宗密圓覺經大疏鈔與畧疏鈔，所記極爲簡畧，二者大多相同，茲引圓覺經大疏鈔文如下：

忍大師承信大師後，詣馮墓山，居止北山，在雙峯山東，時人號爲東山法門。此山在蘄州黃梅縣，故復云黃梅山下。……大師廣開教法，學徒千萬，於中久在左右，陞堂入室者，卽荊州神秀，潞州法如，襄州通，資州智詵，越州義方，華州慧藏，蘄州顯，揚州覺，嵩山老安，并是一方領袖，或闔國名僧，雖各有證悟，而隨器不同，未有究了心源者。後有嶺南新州盧行者，年二十二，來謁大師。初答作佛之語，與契師心，春米題偈，師資道合。後乃三夜共語，直了見性。遂授密語，付以法衣。夜自逆(送?)過九江口，令向嶺南。後在曹溪山，開禪弘揚宗旨故，時號南宗。其神秀等十人，雖證悟未徹，大師許云：各堪爲一方之師。秀後於嵩山，傳大師宗教，爲帝之師，敕謚大通禪師，時號北宗。(記續十四·二七七A)

代法寶記說：
歷代法寶記所記弘忍事跡，則較宗密圓覺經大疏鈔爲詳。歷

第五祖弘忍禪師，俗姓周，黃梅人也。七歲事信大師，年十三入道披衣。其性木訥沉厚，同學輕戲，默然無對，常勤作務，以禮下人。晝則混迹驅給，夜便坐攝至曉，未常懈倦

。三十年不離信大師左右。身長八尺，容貌與常人絕殊。得付法袈裟，居憑茂山。在雙峯山，東西相去不遙，時人號爲東山法師。卽爲憑茂山是也，非嵩山是也。

時有狂賊可達寒奴戮等，圍繞州城數匝，無有路入，飛鳥不通。大師遙見，來彼城，羣賊退散。遞言：無量金剛執杵，趁我怒目切齒，我(彼?)遂奔散。忍大師却歸憑茂山。顯慶五年，大帝敕使黃梅憑茂山，請忍大師，大師不赴所請。又敕使再請不來，勅賜衣藥，就憑茂山供養。

後四十餘年接引道俗，四方龍象歸依奔湊，大師付囑惠能法及袈裟。後至咸亨五年，命弟子玄曠師，與吾起塔，至二月十四日，問塔成否？答言功畢。大師云：不可同佛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。又云：吾一生教人無數，除惠能，餘有十爾：神秀師，智詵師，智德師，玄曠師，老安師，法如師，惠藏師，玄約師，劉主簿。雖不離吾左右，汝各一方師也。後至上元二年二月十一日，奄然坐化。忍大師時年七十四。弟子惠能傳衣得法承後，學士閻丘均撰碑文。(大正五一·一八二上——中)

最後，六祖慧能。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說：

在始興南海，二部得來，十六年竟未開法。因在廣州制止寺，聽印宗法師講涅槃經，夜與諸僧，論風動幡竿之義。法師竊聞，細問知是東山門下，便爲刺(剃?)頭，逆(送?)皈曹溪。二十日夜後，印宗自與道俗百餘人往詣，請開禪

門。神龍元年，敕請不入。兩度勅書云云。有襄州神會姓嵩（高？），年十四，往謁因答無住爲本，見即是性，校試諸難。夜喚審問，兩心既契，師資道合。神會北遊，廣其聞見，於西京受戒。景龍年中，却歸曹溪。大師知其純熟，遂默授密語。緣達磨懸記，六代後，命如懸絲，遂不將法衣出山。能大師說法三十七年，年七十六，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度。至元和十年，勅諡大鑿禪師，塔號元和盧照。（**卍續十四·二七七A—B**）

關於慧能的傳記資料，除宗密的圓覺經大疏鈔之外，其他尚有多種：（1）法才的瘞髮塔記（作於六七六年），（2）法海的壇經並畧序（約七一四年），（3）王維的六祖能禪師碑銘並序（七五九年前），（4）神會語錄之六祖傳（七六一年以前），（5）曆代法寶記之六祖傳（七七四年），（6）曹溪大師別傳（七八二年），（7）柳宗元的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鑿禪師碑并序（八一九年），（8）壇經敦煌本（約八一八年），（9）劉禹錫的曹溪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并序（八一九年），（10）祖堂集（九五二年），（11）延壽的宗鏡錄（九六一年），（12）壇經惠昕本（九六七年），（13）宋高僧傳（九八八年），（14）景德傳燈錄（一〇〇四年），（15）契嵩的傳法正宗記（一〇六一年）。

宗密圓覺經大疏鈔所記慧能傳的特質，乃記述慧能與印宗法師之因緣，及其傳法荷澤神會之事。圓覺經大疏鈔關於慧能與神會的記述，可與禪門師資承襲圖之記述，比較如下：

圓覺經大疏鈔說：

兩度勅書云云。有襄州神會，姓嵩（高？），年十四，往謁因答無住爲本，見即是性，校試諸難。夜喚審問，兩心既契，師資道合。神會北遊，廣見其聞，於西京受戒。景龍年中，却歸曹溪。大師知其純熟，遂默授密語。緣達磨懸記，六代後，命如懸絲，遂不將法衣出山。（**卍續十四·二七七B**）

禪門師資承襲圖說：

傳中叙能和尙處，中間云有襄陽僧神會，俗姓高，年十四

（即荷澤也，荷澤是傳法所居之寺名。）來謁和尙。和尙問：知識遠來大艱辛，將本來否？答：將來。（問：）若有本，即合識主。答：神會以無住爲本，見即是主。大師云：遮彌爭敢取語次？便以杖亂打。神會杖下思維，大善知識歷劫難逢，今既得遇，豈惜身命！大師察其深悟情至，故試之也（如堯知舜，歷試諸難）。傳末又云：和尙將入涅槃，默密語於神會。語云：從上已來，相承准的，只付一人。內傳法印，以印自心；外傳袈裟，標定宗旨。然我爲此衣，幾失身命（數被北宗偷衣之事，在此傳之前，文今不能錄）。達磨大師懸記云：至六代之後，命如懸絲，即汝是也（此言在叙達磨傳中）。是以此衣宜留鎮山。汝機緣在北，即須過嶺。二十年外，當弘此法，廣度衆生。（**卍續一一〇·四三三D—四三四A**）

圓覺經大疏鈔所記「兩度勅書」，究竟爲何事勅書？是否爲神會入內的勅書，不明。禪門師資承襲圖所記「傳中」，究竟是什麼傳中？及其前尙有「祖宗傳記」，究竟是指的什麼「祖宗傳記」？頗難了解。這些，都是宗密所記不太明白的地方。禪門師資承襲圖的「內傳法印，以印自心；外傳袈裟，標定宗旨。」大概依據神會的南宗定是非論的「內傳法契，以印證心；外傳袈裟，以定宗旨。」而來的。

此外，圓覺經大疏鈔卷九之上，對六祖慧能尙有如下記述：但六祖能和尙，慧目肅清，能照曜之，愚夫迷倒，不能照之。故六祖可傳心印，非六祖心獨如鏡淨也。（**卍續一四·三九七B**）

此中所謂「心獨如鏡淨」，很明顯地，是引用北宗神秀之意，說明慧能所持之立場。圓覺經大疏鈔這段文字，乃是注釋圓覺經大疏卷中之三的「慧目等者，欲照心源，必由淨慧，慧目是能照，心鏡是所照。心淨如鏡。故六祖偈云：心如淨明鏡。肅清者，緣塵不雜。」（**卍續一四·一五九D**）

以上所說，主要以圓覺經大疏鈔等資料爲中心，說明宗密對於從達摩到慧能的禪宗祖師之看法。

四、禪宗各派之歷史與思想

宗密在禪門師資承襲圖中，論及七世紀至八世紀展開的禪宗各派歷史與思想。今以禪門師資承襲圖①爲中心，及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等文獻，說明禪宗各派之歷史與思想。爲了說明方便起見，其記述的順序，分爲北宗（包括淨衆宗、保唐宗、及南山念佛宗之資料）、牛頭宗、洪州宗、荷澤宗之次序論之。

一 北宗

關於北宗的歷史與教說，日本宇井伯壽②、鈴木大拙③、柳田聖山④等，均有研究。他們依據敦煌發現的大乘無生方便門及其他文獻資料，加以論說。向來研究北宗的教說，都以宗密的禪源諸詮集都序、禪門師資承襲圖、圓覺經大疏鈔卷三等，或以六祖壇經爲根據，這些屬於南宗的典籍，當然是排斥北宗的，不能見到北宗教說的真貌。自從北宗禪的典籍在敦煌文獻中發現之後，大家才根據北宗禪的原始資料，從事北宗禪的研究。關於北宗禪的代表文獻——『五方便』的成立過程，鈴木大拙說明如下：

一、大正藏八十五卷所收「讚禪門詩」（幻生按：原文前闕無題，此題爲大正藏編印時所新增者），頁一二九一。（宇井伯壽「禪宗史研究」第八北宗殘簡，第九篇「無題」。）

二、大正藏八十五卷所收「大乘無生方便門」，頁一二七三。（宇井伯壽「禪宗史研究」第八北宗殘簡，第六篇「大乘無生方便門」。）

三、法國巴黎圖書館所藏本，伯希和編號第二〇五八號及第二二七〇號本（宇井伯壽「禪宗史研究」第八北宗殘簡，第七篇「甲、大乘五方便北宗」。）。第二〇五八號與二二七〇號本，可能是同一原本的寫本。二〇五八號本，闕開頭部份，只存三分之二。二二七〇號本爲全本，但原寫本模糊難讀。第二二七〇號本，可以分爲二部分：後面部分即爲「五方便」的異本。因此，巴黎本可以分爲二部分研究。

四、英國倫敦博物館所藏本，斯坦因編號二五〇三號（宇井

伯壽「禪宗史研究」第八北宗殘簡，第八篇「乙、無題」。）此爲最後出現之本，爲北宗教說最發達時代出現的。

關於這些五方便的異本，據鈴木大拙說，並不是同時出現的。最古的爲第一號本，爲神秀以後一百五十年間，五方便發展的形態。就宗密而言，他是否見過第四號本，雖然不能肯定，總之，他是熟悉北宗思想發展的人。五方便是否在神秀時代即已形成，也有問題。宗密在禪源諸詮集都序、禪門師資承襲圖、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等，論及北宗教說，就宗密所說北宗禪的思想，我們將根據敦煌本發現的北宗文獻，作一比較說明。

先就北宗之歷史，我們對照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、禪門師資承襲圖、圓覺經大疏鈔三者所記之內容觀之：

一、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南侁、北秀、保唐、宣什等門下，皆此類也。牛頭、天台、慧稠、求那等，進趣方便，迹即大同，見解即別。（大正四八·四〇二下）

二、禪門師資承襲圖說：

北宗者，從五祖下傍出。謂有神秀等十人，同是五祖忍大師弟子。大師印許各堪爲一方之師故。時人云：忍生十子（能和尙直承其嫡，非此十數也）。於中秀及老安、智詵、道德最著，皆爲高宗皇帝之所師敬，子孫承嗣，於今不絕。就中秀弟子普寂，化緣轉盛，爲二京法主，三帝門師。但稱達磨之宗，亦不出南北之號。（記續一一〇·四三三D）

三、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說：

疏有拂塵看淨方便通經下，二叙列也。畧叙七家，今初第一也。即五祖下，此宗秀大師爲宗源，弟子普寂等大弘之。（記續一四·二七七C）

依據此三書所記，禪門師資承襲圖記述最詳，說明北宗爲五祖弘忍門下之傍出者。弘忍生神秀等十人，慧能是直承其嫡，不在十人之內。

所謂「十子」，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說：

荆州神秀、潞州法如、襄州通、資州智詵、越州義方、華州慧藏，斬州顯、揚州覺、嵩山老安，並是一方領袖。（**卍**續一四·二七七A）

楞伽師資記引楞伽人法志說：

後傳吾道者，只可十耳。我與神秀，論楞伽經，玄理通快，必多利益。資州智詵，白松山劉主簿，兼有文性。華（華？）州惠藏，隨州玄約，憶不見之。嵩山老安，深有道行。潞州法如，韶州惠能，揚州高麗僧智德，此並堪爲人師，但一方人物。越州義方，仍並講說。（大正八五·二二八九下）

根據楞伽人法志所記，弘忍門下的十子，是：神秀、智詵、劉主簿、惠藏、玄約、老安、法如、惠能、智德、義方。這是將慧能包含在十人之中，與禪門師資承襲圖所說，除慧能而稱十人之說不同。我們再看歷代法寶記所記：

又云：吾一生教人無數，除惠能餘有十爾：神秀師、智詵師、義方師、智德師、玄曠師、老安師、法如師、惠藏師、玄約師、劉主簿，雖不離吾左右，汝各一方師也。（大正五一·一八二上——中）

歷代法寶記所記，與禪門師資承襲圖相同，弘忍門下的十子，慧能是除外的；與楞伽人法志相異的，是以玄曠代替慧能入於十人之內。其中老安^⑤與智詵^⑥，道德最著。北宗神秀的弟子普寂，稱爲「二京法主，三帝門師」。禪門師資承襲圖所記，應該值得注意的，北宗自己未用南北之名，自稱爲達磨宗。從這一稱呼上，我們可以認識到，北宗始終是以繼承達磨禪的正統自居的。禪源諸詮集都序，將南佉、北秀、保唐、宣什，視爲一類。南佉就是智詵，保唐爲淨衆寺無相弟子無住的一派，所以，同屬北宗與淨衆宗的系統。牛頭、天台、慧稠、求那、其思想雖異，而修行方便則同。慧稠就是僧稠，爲佛陀跋陀之弟子。佛陀跋陀稱其「葱嶺已東，禪學之最，汝其人也。」（大正五〇·五五三下）他行四念處法、十六特勝法，爲北朝最高之禪僧。求那，即求那跋陀羅（Gujabhadra），爲四卷楞伽之譯者。楞伽師資記，以求那跋陀羅爲禪宗之第一祖。法藏的華嚴經傳記，記求那跋陀羅

有許多神異之事。依據宗密的見解，這些禪者，不外都與北宗禪有其共通的一面。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說：

天台數年修練，百日加功用行，忽然證得法華三昧旋陀羅尼門，於一切法悉皆通達，即其事也。北宗漸門之教，意見如此。（**卍**續一四·二八〇C）

天台歷數年行百日之功，證得法華三昧，此與北宗漸門大體相同。宗密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說：

禪有諸宗，互相違反者，今集所述，殆且百家。宗義別者，猶將十室。謂江西、荷澤、北秀、南佉、牛頭、石頭、保唐、宣什、及稠那、天台等。立宗傳法，互相乖阻。（大正四八·四〇〇中——下）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- ① 鈴木大拙非常重視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的思想史，他在「關於圭峯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」一文中說：「圭峯宗密爲唐末最傑出的禪者與哲學家，可惜他底『禪源諸詮集』百餘卷散失不傳，僅存其『都序』。就『都序』觀之，可以窺見作者銳利分析的才能。他的『禪門師資承襲圖』，是應其時裴休宰相分類當時禪宗，並加批判，頗爲簡畧，得其大要。該書記述慧能歿（七一三）後一百二十三年之間，唐朝禪界情形，爲最貴重的文獻，收錄在**卍**續藏一〇冊中。朝鮮也有此書流傳，被引用在『法集別行錄節要並入私記』中，其引文非『承襲圖』之全部，且有不少出入。『法集別行錄』，不知是否與宗密『承襲圖』爲同一之書？」（見「禪宗思想史研究第一」，四三一——四三二頁）。
- ② 字井伯壽「禪宗史研究」二六九頁以下部分。
- ③ 鈴木大拙「禪思想史研究第三」五至二三五頁。
- ④ 柳田聖山「北宗禪之思想」。
- ⑤ 老安，爲慧安（五八二——七〇九）之別名，亦名道安、大安等。他的傳記有：宋高僧傳卷十八「唐嵩嶽少林寺慧安傳」；全唐文卷三九六宋儋「嵩山會善寺故大德道安禪師碑銘」；景德傳燈錄卷四「嵩嶽慧安國師傳」等。此外，尚有「祖師西來意」其與坦然之間之問答，及祖堂集卷三老安國師條。
- ⑥ 智詵（六〇九——七〇二），俗姓周，汝南（河南省汝南縣）人。十三歲師事玄奘，後參弘忍，弘忍稱爲「汝兼有文字性」。旋歸資州德純寺教化三十年。著有虛融觀三卷，緣起一卷，般若心經疏一卷。其傳記在「歷代法寶記」中。